





○漢學泉曰何謂利也事勢之順便者也何謂命也天道之賦予者也何謂仁也人心之全體也夫子何以罕言利也非欲不利也利心私也私害公也何以罕言命也非不知命也天道遠也道在遠也何以罕言仁也非不欲求仁也其功可勉也而其休難言也

○存疑曰此利是宋學曰我將言其不利之利非易元亨利貞之利

○即語夫子論仁下篇曾論中凡五十三條其詳極矣利命亦說何謂罕言子貢不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講述云命仁只理以性之所具為仁以天之所賦為命所謂性與天道是也不可得而聞言故耳

○李翱曰仲尼於道無不言但罕有其人足以罕言耳

○蒙引云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

○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盡善其道最大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

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王觀濤曰二與字亦不苟乃說者不以理欲混同說也此著與字亦有若者

言言之矣。利，履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言
矣。如利涉大川，利，履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言
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
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命，人者是理也。人
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入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妥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便是
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
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若即害
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
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
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
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言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探難辨，是其理為其微。仁
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
甚。大德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
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
盡德味，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
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
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言。○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
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甲汗，又慮學者躡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宋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
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象引云大哉二字意在
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又
是德之難以無所成名

命言大哉

天也

○姚承菴曰孔子一以貫之原不是博學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稱孔子之大非矣故夫子特承以執之一字此執字節九執厥中之執執簡以御煩原只是一以貫之執射執御云者不敢當大哉之稱特示以有所執云尔○一說夫子何為要有所執又何為要執御而以甲者曰分明微示以不貴博不貴名之意

○楊云若不喻其意者然如李云孔子只以大哉稱尊又只以稱尊則孔子聞大哉之稱真有不取自安者其謂甲弟子之言不敢自安之語也大則孔子知已矣

○高中文曰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非是惜他若以為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於蓋既曰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此亦知聖人者之言而朱子以為達巷黨人何足知聖人故特加一惜字以為不知聖人者之藉而又見下文執御之說故以為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則非矣若果達巷黨人是惜其無所成名則又必將曰君子可以一藝名乎哉君子不器固不可以一藝名也云尔矣豈肯徒曰執御而遂無以明其理乎

○蔡虛齋曰執御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達巷黨人之不足知矣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姑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

○陸聚崗拙講云聖人豈真欲執御以成名乎不過聞人譽已而承之以謙尔雖是謙辭其實可見道無不在而聖道之大無所不能亦可見矣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

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

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

○漢書列傳二十六卷

子圍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聲

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

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

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六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

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

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天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及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天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及善名。使可以以及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以及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此章見重人維禮之意。是古人制首服之禮。非從衆人，非從衆人。

○周禮云：有木，以手板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故曰麻冕。
○李南黎曰：緇布冠，自諸侯以至庶人，始冠通用之。首提此一件，隱然有上下皆尚儉之意。亂生於僭，僭生於侈。從儉之意，節從下之意，故曰奢則不遜。二項當平看，一從一達，皆有深意，非以小形大之謂。
○麻，麻布古無木桶，績麻為布，古人麻冕，絲屨，麻地產，絲天產，恭象也。冕冠之最貴者，有五等說，詳顏淵問為邦章。古冕用三十升細麻布為之，八十縷為升，二十升，二十四百縷也。古者布帛廣四尺，八寸。

為尺，則是廣三尺二寸，鄭康成謂四字積疊而成，當是三尺之誤。則廣二尺四寸，容二千四百縷，是每寸縷百也。細密難成，不知用絲工省。

○詩都人士，簞緇撮是也。
○蔡虛齋曰：用絲比之績麻，為之者較為省儉。○儉，可從泰不可從也。味註不知用絲之省約，意可見。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短又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深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揔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分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一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石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縷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禮臣見君有事于堂上君賜則臣降自西階下北面稽首再拜君使小臣班則升堂又稽首再拜乃成禮末有不升堂而拜堂上者
○存疑云禮變無害於義者聖人之所從禮變有害於義者聖人之所不從
○陳冲谷講義云亂忽之幾漸不可長聖人之防貴乎未然拜上小必至至親國稱國不也必至不奪不廢而後極夫子逆知其勢將必至此故借冕服以申明爾○按盧未人講述拜上不也之下有必至親命竊命不也小字

拜下禮也今拜于上泰也雖違衆善從下是猶從人拜下之禮

臣與君行禮高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與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

○李商隱曰子不語乎罕言子所雅言子以四教子之所慎會記者之詞記者各隨其所見書之未有如記于絕四者之真見其心也
○湛耳泉曰門人記夫子

輕重不可以絲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異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峰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古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通志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程朱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
是任理而不在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

此見聖人無私意

禁絕乎學者也何謂母也
禁絕之辭也禁絕之乎門
人之學者教之以母意必
固我也按此本揚慈湖之
說

○母意者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也母心者大人惟義
所往機括也母固者有時
僅行效應也無我者廓然
太公坦度也不分事前事
後所云無可無一可也
○郭偉曰先事而臆想曰
意未事而預期曰必當事
而執滯曰固已事而牽留
曰我此四者俱無原是心
之木 聖心空空洞洞如
太虛之無物故絕無四者
之累

○正蒙曰意有息也必有
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
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集釋待期也方局定也公則無不周徧私則局一偏
○杜質曰此意必固我乃道理上有執著所謂夷之清惠之和是也豈常人可語哉

○家引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
問聖人無意矣以應世焦澗園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異辨子曰於意而難意意即智刻
以智而為智智亦意矣

○李云何物文人心字便
傳宣老之神揚云天下何
思何慮聖字只一無我擬
以絕母似屬有心參以
愈更覺瑣碎此固塵機微
非直截了當之言
○黃葵峰曰門人記事只
謂夫子絕無此四者而已
無終始循環之意也夫四
者有一已非所以語聖人
矣若四者終始循環不窮
又豈所以語聖人哉大抵
四者捨是一箇有心聖人
絕此四者此是心蕪萬物
而無心耳

於已大學以誠意為首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
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
獨以意言即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
私心之發也
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謂
將成而勢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
不容已

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
不能忘已故有我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
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
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
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巳事既成是非得失
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
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
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
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
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
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
然天理不在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未先期必也無
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
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固於固而成於我必
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
重似二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
論其本則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
應此心如鑑止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

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天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之**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己有己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左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許未盡所以未達一間。○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己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有己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

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有己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

○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卒衆用孔子教日乃琴而歌意曲甚而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困學紀聞六顏刻者顏高挽六鈞己家語為顏刻孔子昔過匡遭困古者文武同方再有用元樊建為右有若與微虎之膏攻則顏高以挽弓名元是恠者也
同十一云子路彈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困孔子益急也使從者為齋武子臣於衛乃后得去

○李南黎曰畏威同以兵威之也猶云見迫於匡耳時弟子懼故夫子援天自信直是教弟子養心不動氣方法非取必天之我倚也文以道統之流行可見若言即綱常倫理之間是也

田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二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露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子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公孫丑下篇云當在薛也事有戒心朱注子畏人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懼也。畏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
子顔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顔尅御匡
人讖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
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新安陳氏曰道
者禮樂制度之謂

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
體顯設爲文而後乃可見爾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

○陸稼儲拙請云文不在
茲之文雖說道之顯然文
王之所以爲文者亦即寓
矣
○蒙引子曰辟季人之統
傳在文王今文王既沒矣
則斯文不在於斯乎言
真在我也
○蒙引云天既未欲喪此
文則我之一身斯文之所
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
所在也匡人其如予何
○袁了凡曰後死對既沒
而言以斯文之在與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也

○馮勸洋朱子因之而有
歎其詞義又有混孔安國
註義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

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宋子

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高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

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

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
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已
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
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

○蒙引子曰夫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達也非是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与吾為東周之意同

○虛齋曰太宰所謂多能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約也獵較之類其說家淺疎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未事耳子貢所謂多能才德言之至無不備多能在此無不通中策小事○蘇東溪曰太宰以多能為聖不必言夫子貢謂天縱又多能亦未能脫然於多能之外猶多字而識之習也故夫子以君子不多曉之

李云夫子以多能為賤為鄙則多能非聖可知矣太宰識得此意故問子貢致疑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蓋謂聖必不多能耳子貢見不及此復以又多能對則其不知孔子已極矣故孔子曰太宰知我乎分明謂子貢不知我也何後之解書者決不肯信孔夫子親口語乎可嘆可嘆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在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歸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十餘年其間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語也吳與魯會續語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蓋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蒙引云固字不似致實字解与又字相應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恣地不去限量他問恣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與聖

○蒙引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

○祭晉江制記云太宰以多能為聖只是下意子貢隔一又字則聖与多能有分矣

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天子不能違天而害天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其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三主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蒙引云當時不但魯有大宰其亦有大宰故云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

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
宗簡人也字子開一子
張也弟子子牢宜是耳

○李滄溟曰意見謂之知
無意見無知也

○李衷一日聖心空洞原
無一物那得有知就是鄙
夫來問我亦就彼空空
所有兩端叩而竭之耳

○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
端自知的與之一問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

○周用齋主意云鄙夫雖空空而其本來知識則皆有之聖人於其所問為之酌量其可不可是彼之胸中必
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未
未盡言以告此便是叩其
兩端而竭也

○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
於我其意空空然那肯曰
空空虛心也此是空空屬
鄙夫

○郭偉曰空空是至愚就
鄙夫心上說

○鄭申甫曰陽明空空屬
夫子瓊山空空屬鄙夫又
曰按陽明竭字屬鄙夫南
穆竭字屬夫子○或謂南
穆空空屬夫子

○陸象山曰與有意見人
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

○正蒙中正篇曰鄙夫有
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蔡虛齋曰有鄙夫來問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并記之問吾不試故藝宋子曰想見聖人事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

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

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

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于牢合

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益承古註之義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

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事而言

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

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閉

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事矣皆是因人言

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

不知誨人不倦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

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

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

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

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

於我在他雖是空如也
却不教以其愚而忽之
所以告之者務必聲吾所知
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
盡焉。

○中庸曰執其兩端用其
中。朱子曰兩端謂眾
論不同之極。蓋凡物皆
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
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
量度以執中。

論語大全卷之六

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
周知乏者不能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
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
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懼而不敢進賢人

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
爲遠近不足爲不是要人慕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
庶幾踴躍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

不得不
知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

可與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
○委粉于
問二反矣

○雙峰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
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焉 若

夫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慶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
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偏實則
外于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 ○問執兩端與竭兩
端如何程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
方識得一箇中與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
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

○樊遲問仁智見顏淵篇

論語大全卷之六

○王夷白曰思鳳圖正思

伏羲舜文之意意不在鳳

圖也○按高中李李兩黎

亦同

○晦庵南軒祥瑞屬明主

橫渠慶源新安屬素王

○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繫詞曰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

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此河圖之數也河圖玉板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

廡之山臨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申青文以

○孔安國曰龍馬出圖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書神龜負文出列於其有

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矣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也○聖人歎明王之丕興而道之終不行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也○聖人歎明王之丕興而道之終不行

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窺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

○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蹤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鼻衄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是行得健恐勞他是不敬意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鼻衄也衣上服裳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纁下纁

○五服新喪三年齊衰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齊衰同衰緦同緦之言推也言中推痛也禮記齊衰父服齊衰母服衰服小記註方氏曰當心曰衰當背曰負版左右曰袿通謂之衰檀弓疏婦為夏死齊衰

○高中文曰見屋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替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與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不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必作於理為正齊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變必貌其義一也

論語大全 卷之九
無言者作起也趨疾行也國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莫有辭終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與替者宋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羣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替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哀感自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莫有辭終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一說互相發

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邇忽然

在後 鑽 祖官反

喟 歎聲仰 彌 高不可及 鑽 彌 堅不可入 在 前 在 後 恍

惚不可為象 新安陳氏曰象形也此顏淵淡知夫子之道無窮盡 彌 高 無 方 體 在 前 而 嘆 之 也 程子曰仰其高而未至也鑽之彌堅則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宋子曰高堅是

○管蔡雲增補小見云顏子用九處全在末節首節只言夫子之道高如如此未說到顏子用九處

○恍惚漢書音義作恍忽眼亂似有無也

○洪武龍惚作名揚雄傳神心智恍惚法言作恍惚賦云靈智如神靈忽神速自恍惚微妙不測自又荒忽

○上係詞云神無方而易无執本義無有方無形體

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纏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李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我我於顏子也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

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彌峯饒氏曰高說彌高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

○李南黎曰循循一字只是勉不審之意非以教有次序也博也博文約禮原無先後之序

○鄭申甫曰循循然循循沿也沿其所當用的途程而教之也所謂善誘也

○王陽明曰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

○蔡晉江劄記云博約工夫一齊並至雖有先後亦不是截然兩時事

○鄭申甫曰雖知日用求道道何模樣但見高堅前後故高堅前後顏子未悟時幻見也非實境也直至

所博者只是我的文所約者只是我的禮方知道只在日用至近處日用至近頭頭是道焉飛魚躍呈呈露于前可依據原無高堅相原無前後相滯自皆道可近可親如有所立卓矣雖然以我見道非我即道也能有所見未能忘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為道在彼故以我從之者我即為道何從之有從無所從也欲從之見者

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嗟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下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明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自多事事著其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上便有著落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

而無所虧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學得其要○齊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約禮○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我以禮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與夫道而顏子則更深于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于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蒙引云既竭吾才此是誠博約上著功末由也已方著方不得或曰通章都是化不可為之意○卓水齋大也言見得可親切而

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自己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軀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言方到此也及用言道如在前是欲言聖道也

猶未能與之為一也所謂
顏苦孔之卓也

○沉覺齋曰既竭吾才則
私欲淨盡而本心之天理
渾全如有所立卓然則活
潑潑地躍如矣此說以卓
尔屬顏子

○李南齋曰欲從者謂欲
即其所見而以此心就之
○孫淮海曰欲從末由成
是卓上之分明處非卓立
彼又有此一段光景也

○列子窈窈冥冥道之至
精昏昏默默道之至極窈
冥昏昏不可見處昏昏罕
昧而不可言也

○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口義窈窈冥冥遠而
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

○廣列仙傳黃帝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對曰窈冥昏默云云

○峻極高也險阻也仰亦
高峻險阻○絕深絕也嚴
也在前忽然在後又峻山
阻不可上絕海深不可踰

○盡心下意活生不言閒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
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
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樂正子一之中
四之下也

論語大注 卷之六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下而力之盡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欲從下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宋子曰卓爾是聖人之本

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

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

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

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

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窈

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

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

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

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

忘勿助長則不自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本竭其本則

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益非才所能及矣此

其所以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方行

力不得也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

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

論語大注 卷之六

○揚子問神篇曰。顏淵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李見羅曰。顏子未由。謂一間未達。然此豈顏子所宜自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亦孔子未由也。已的光景。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張嘴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宋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白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白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然從之未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益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月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之所預知也。

○羅近溪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真机隨處洋溢。工夫大原無窮際。○雍也篇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朱子注曰。先其事之既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先難而後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周用齋王意云。雖欲從之。二句。与仰之。弥高。四句。相應。胡氏先難後獲之說。俱非。總是既有所得。於聖道而嘆其效。爾所謂顏子幾於聖人。而苦孔之卓者。此也。

○黃貞甫曰。弥高弥堅。是悟後讚嘆語。不是沒入頭的語。
○湯霍林云。高堅前後。止是形容。未用處。尤景。

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

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未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

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于

卓立之地何也程子曰未由也巳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無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勸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巳○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

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未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于見聞之間至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駭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巳到此際力無所施乃亦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子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曰積月累人十巳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

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未由也巳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博以受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巳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

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二級又有二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二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用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自則顏子敬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一

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謂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也。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三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于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陳澧曰。病者疾之甚也。

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存疑曰。誰亦欺也。○左傳昭七年。晉侯有疾。晉侯有間。杜注。間。差也。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

我之不肖。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講述云。久矣哉。勿作平生素行。一就病時言。猶云多日也。誰是人不可掩。故以欺天責之。深折其用意之差。

○李南泰曰。久者。自始病至病間也。非就其平日也。

○小尔雅。莫大也。

狀理即是欺天

楚解反

是亦成道。惟在當強為。見其在初。在末。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侑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而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

且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鄒峰山折衷云上一句言有臣不足以為重下二句言無臣不足以為輕總足曉以不必然之故○眼評此與不肯厚葬顏子一念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知其有分耳何必復備君道以為重乎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因知後之以文宣王謚孔子者俱不知孔子者也○二程全書五十二卷明道答橫渠先生定性書云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之正為何如哉一見近思錄

○孟子黃禹之治洪水離其下篇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朱註云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也

○陳澧註云曰童子再言也童子誠其意故然也

曾子將死起而易簣音責曰吾得止而斃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疾樂正于春曾子

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庭童子隅

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華坂反華晝也晡晡也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日止曾子聞之瞿目然曰嗚呼虛德之聲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

○汪氏曰：彼童子也，息
詹安也。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曾元曰：夫子
之病革矣。絕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
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
入也。以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
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
以理之正，且示以卜，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
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筮章，「正字」足以
斷此章，而責字路，故引之。曾子易筮而死，為得其正，
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木山臣甚矣。彼執燭之童，尚
知大夫之養，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
有臣乎？況夫子席不正，且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
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
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
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
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友所以累夫子歟。

○玉書云：有山女，水蒼文，白如截，黑如漆，赤若雞冠，黃如蒸栗。○大戴記云：玉在山而水潤，川
生珠而岸不枯。

○鍾完妻曰：人知重待價，我不知活之。二句亦不可略。正是聖人用行之恩，勃發而不容已者，故不覺再
言活之哉。見欲活之急也。

○說符效：○補唐士雅曰：我待賈者也。看「我字」，一若字分明，將有美玉語頭，移在自家身上說。○亦說得妙。

○存疑云：子貢之間，病在「求字」。

○李南黎曰：通章如詩之比體，其意在言外。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在，故設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

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

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

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取

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

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

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

魯武叔于禽之間，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行且賣也術音玉而求售音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宛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符買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先之矣待買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買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存疑云欲居九夷祗為列國不見用冀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
○徐若泉曰不必論所居則化此釋了中國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人不得九夷之陋在外於君子何與故曰何陋之有

○十七史詳節東漢東夷部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講述云何陋之有一說作用夏變夷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何嫌其陋一說作身在此則道在是道之所存與俗相安不見其陋俱通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

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九種見書旅獒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意是戲言否

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

○惟其泉曰二雅三頌詩之篇章也。萃雅頌則國風在其中矣。風雅頌樂之章也。或作之朝庭焉。或作之宗廟焉。或作之閨門焉。或作之閭巷焉。是其所也。夫聲容正矣。作之不循其所矣。申甫亦曰三家者以雅微則不得其所矣。
○蒙引云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亦然。須詩樂于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全中國而之。東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在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一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前聖。唐德宗命以朝延言。何字作无字者。謙辭也。
○馬融曰。困。亂也。

說見形旬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然。此則其事愈卑。

○高中玄曰。豈以聖人亦為酒困乎。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酣顛頓。然後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

○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

在日用細微處自家點檢
非謙也。

○講述云此四者皆日用
人倫常事而以爲柯有於
我故曰事愈卑而愈愈切
矣。

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
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

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
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
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
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
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
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
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
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入皆
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
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
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
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
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

○李九我曰只在川上而歎川水聖人亦有觀物興情時節何必思言便是講道今杜詩虞註每上首尋
出意思或傷時或憂君或喻君子小人皆失詩之意者也。

○講述云逝指水言言水即言道也不可謂道之逝者如此水也。

○王觀濤曰語意一氣勿
斷言如斯夫不舍晝夜也
不可以斯字指水。

○蒙引云逝者如斯夫至
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

○薛敬軒曰鳥飛魚躍是
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

如斯是道無一息間斷處
○徐岩泉初問曰心是道

之主宰處道是心之流動
處逝者如斯直指心說此

心活潑而無停札水即如
之也通乎晝夜而知聖聖

相承千古一息皆此明覺
皆此良知何嘗有逝哉昏

昧放逸時人自戕之耳○
此主心體說亦是。

○李爾黎曰舍猶出舍於
郊之舍言止宿也。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
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入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
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考易齋程氏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日道體然其可

指而易去。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
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
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

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
道體之無窮使往過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

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

髮之間

去新徒玩聲幽反

也。宋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一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

不得恣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

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

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

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息之間，斷則庶

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

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程子曰：此道體

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

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息也。朱

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一體，此下句最妙。

某嘗為人作觀濶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

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

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

等味，是道然無道，道便無道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

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

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

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

因此可見道之體，取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

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

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

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

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

因以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

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犬而造

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

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

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

不息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

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是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
 朱子曰太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息之傳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中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

○蒙引有宋德乃可語王
 道有聖道乃可語天德如
 大學之格物致知聖學也
 誠意正心脩身天德也本
 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手
 道也

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
 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
 入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
 此則安而行之矣。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
 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人多於獨處間斷纔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
 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
 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始川流底意。○慶源
 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
 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
 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理王道皆是

○蒙引云此章言道体無須更之或息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更之或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詞

○存疑孔門如顏曾問冉者無死人其餘皆有病痛聖人此嘆其在顏子既沒之後曾子亦長之前乎

○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驅之去衛
○說者謂次乘招搖乃可馬遷杜撰之語予謂未然考靈公嘗被殺滕元以與嬖人遊又第二章同盤而浴其無道尤有甚焉者矣

○講述云少一簣而止尚棄前功况左覆一簣者可自止乎方一簣而進尚可有成况未成一簣者可不進乎故學要自強於始又要不怠於終也
○蒙引云此喻人之為學之廢於自怠成於自強也
○李九我曰專在文字上講

一理通考

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

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慎獨

給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辭辨證

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晝晝夜謂晡夕不息取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

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

簣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聲好色惡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偽不

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同車使孔子為次乘乘次其後招搖市過之孔

子醜之故有是言宋子曰招搖如朝朝○新安陳氏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簣作黃塊同禮曰黃粉土鼓泥草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書曰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

則夫壁如意一向說為山
又失木宜須以正意為主
而以喻意影接方妙進止
字不重單重一尊上進止
皆因一實正是激發人心
之妙

○口義云夫子之言諸弟
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
于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
故情得之于心者自勤于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情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
○講述不情二字似淺易然始終不情便是至誠無息故至門惟一顏子若願恩自登在寢悅紛華者
皆有情心如何及得顏子

○蒙引云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不情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兼心上篇孟子曰有如其時雨化之者朱子曰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時種入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必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

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篲其進者吾自往耳
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
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乎人哉○慶
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
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及觀內省而自強不
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
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
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
止言為比而來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
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

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始得二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
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
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
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力是也○雙峰
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
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
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
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
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

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曉而化以時
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句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宋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

結裏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

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

誠不容於止且情矣通考宋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

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

於伯生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

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宋子曰苗須是秀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

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

兩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

舍而弗耘或擴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

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

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此始學而不

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

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一說難一峰曰止字當
作止極之止進之極方見
其止故曰聖人無進歩顏
子方進而未止故惜之惜
味見其成就止極處也此
說亦可

○講述云苗不秀秀不實
兼天時人事言學亦有天
資人力不齊故以為喻

○湛其泉去淨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也大本之不止也立之不深也本立而道生生而不實則善
信美大聖神可則至矣何不秀不實之有

○講述云無聞是德業無
可稱述不專是名譽或作
朝聞道之聞亦通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論語大全 卷之九

○王陽明日無聞是不聞
道非無聲聞也夫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安可以此望
人徐若泉亦同之

○山堂校訓曰高道五十
始作詩而為少陵所推蘇
明允三十始讀書而為歐
公所許又昔人有言烈士
暮年壯心未已功勳力到
亦豈論早晚

○眼評註作焉知來者不
如我之今日乎殊非聖人
口氣王房仲以首句截下
三語連讀謂後生固可畏
矣然其可畏者以來之有
聞未如今之無聞耳然日
月易逝至道難聞又焉知
來者之不如今也且四十
矣五十矣無聞矣又安足
畏也哉總作鞭策後生說極是云
○成玉弦曰今對來說四十五十而無聞所謂來者不知今也註用我字夫子何嘗以我友入
○蔡虛齋曰年富力強九精力也強健也老則衰矣

○宗源文粹第一卷云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
至天圓凡十篇公為二小卷唐志合視漢則三小篇矣其十篇已備見大戴禮中矣

○蔡晉江劄記云法語之
言是詞嚴義正以法度之
語而與之言也非叫號激
切而使人難受也與與之
言言言一既有理而又委曲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
焉音烟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
方來之年
足以積學而有待
多曰年富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此意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
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友

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宋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白九彊則進學
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陰名銷則不足畏而
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尹氏曰

少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
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
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
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
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善人言受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感也非徒善其詞而不顧其理也

○陳聖苞云能無從能無悅是言我必定能使他不
得不從不得不悅非謂彼
自從自悅也然法言能使
他從樂言能使他悅此在
我所能為而彼竟不知改
與釋則在我無可用力能
令之改令之釋也故曰吾
未如之何未無也而不能
着力意此語終甚激切
○李云異與之言與字最
故即以法語之言異與之
言耳不然捨法便無以正
人後三語深望人改與與
也單刺藥方

矣

○講述曰此章諫君道友教人皆可通用

法語陸氏音角者正言之也聖言者婉而導之也釋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系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五故

故必說音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

也宋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

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而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

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曉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能

○王政貨色者皆孟子齊宣王詞也見梁惠王下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去聲好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終是不改釋也已新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未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異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憚憚

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柔變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纏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甚此之人，雖聖人亦莫知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復也。

重平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第十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久，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論語將帥也。

○四書微言曰：匹夫猶云一人對上，一軍看非微賤。

○疏正義曰：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何金南云：志守說得廣而盡，愚竭方成仁取義之類，皆是不可奪，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

○湛母泉曰：帥之於三軍二也，志之於人一也，故二可奪而一不可奪。

○李云：三軍奪帥之非易，舉借此以極其人形容耳。如方言上：山嶽處，易開口，古人難之意，據此是易事。

○蔡虛齋曰：此章文勢中庸如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也之意，勉人自立也。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其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備一人，容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空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于所謂志士，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

○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匹夫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至心。○新安陳氏曰：志公而

○共姜，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相舟之詩以死自誓，見一統志備禮。

○李令伯陳情表之詞也。

○李九我曰：縹袍不恥，只言子路之志如此，原非實事，不說到能守上。

○薛方山曰：縹袍不恥，極形容子路高明，胸次之詞，非實有此事也。

○朱子註：縹，同紫也。衣之有者，若用新綿，為縹，則紫則謂之袍。

○正句：發似，須甚，轉亦，俗。

○墨客揮犀云：務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擊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

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操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恥者，其由也與？

此章見進退不可見字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反。想里著展呂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賤者，勿軒態氏曰：緼，泉著，出記玉藻云：緼為縹，緼為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著者在胎底。通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峰胡氏曰：禮

謂財字亦作著，通作緒，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狐貉以

狐貉之皮為裘，表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

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

美衣服者，並止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之。不，有。求，有。用，有。不，有。臧，有。

佞，善也。求，貧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要彊者必佞，弱者必求。梁子曰：李閔祖云：佞，是疾入之有求，是耻

已力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置必佞，弱者必求，曰：佞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嫉妒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而得全也。

○詩：衛風雄雉篇末章云：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朱傳：煩人以其君子行，役于外，憂其遠行之犯，患其善處而得全也。

○袁了凡曰：誦之誦是詩也。知其意味之無窮而恒誦不厭也。非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也。但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塵境故未子就其得意處而遺凡之如方行而奪其杖使知百人竿頭更有進步也。

○楊慈湖曰：子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子路既及門人語乃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茅鹿門初記曰：是得外物與我無干。然后學有進益。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也。然而身心體驗處却有無多事業。在龜龜虛心以求之。常恐其猶未足也。可曰不伎不求而已乎。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此足以二字宜深味性命道德之精完完全全。全體備于我毫無餘歉焉。方謂之足。

○存疑云：是道指。指袍不恥說。言是道也。吾所謂何用不臧。亦言方可以進於道耳。要未為道之極至也。何足以臧哉。所以抑其自滿而使之自勉也。

○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氏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奪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言不可謂全善也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忠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代善施勞底意思。宋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務代只是將道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帶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此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可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不則詭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慕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而單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濫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尚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益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安不止此。而終身誦之。

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善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技巧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處疎未入聖賢閭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彫字當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

○後凋 陳新安 饒夢暉
○純全集 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毓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葉枯而枝槁也
○孫淮海 近語松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不彫者以萬物之彫而見之也君子含治亂而不改節易行其不變者以不人之變而見之也

○潘年泉曰後彫也者不彫也歲寒而不彫是終不彫矣君子遇變而不改其節是終不改矣
○繡述云後凋非謂松栢之後彫於百卉凋字指百卉而言言松栢挺然在後不與百卉同凋
○李云意在言外無限感慨○不曰不彫而曰後彫文字直恁斟酌
○陸聚編抽講云此就觀入者言知字與發揮後凋乃不凋之

○觀此說也後也見玉篇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威而踴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滄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怒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所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眾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栢在春夏無異眾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眾木而凋，眾木以此。君子在平時無異眾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眾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栢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

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栢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形空體之妙

○蔡晉江劄記云：三者雖為序，皆以成德。若言非有工夫也。學者用功，則當依此次序。

○李南黎曰：此按作成德一。個人說亦無先後之序，只是隨在而指其心體之妙處。全德之君子其心體之明覺處曰智，湛一處曰仁。鎮定處曰勇，臨之以事物而明覺湛一鎮定者自如，便是「不惑不憂不懼」非

有兩心也。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以憂樂

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也。今有見得道理已分曉，而反懼快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血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

此學之序也。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還轉此方是

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還轉此方是

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以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白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

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李卓吾曰。此分明指示人以為學階級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錘直追也。所以稱字物而知

○李云與適道者必可與共學之人與立者必可與適道之人與權者必可與立之人曰未可與者慎重之詞鄭重之意勿誤看楊云此示人以進道階級也特其文勢反耳讀者細思之可與立之人舍適道者其誰故未字最可玩味。○邵二泉簡錄曰未可與權此權字真對經字看不

是處變之權若云處變則
變事豈人所常遭者苟不
處變便未可權了蓋權對
立字看立是執守之義權
是變通之義執守而無權
猶未可也故必隨時而處
中化裁而變然後立得
恰好程朱一註一個說權
只是經一個說權與經當
有辨然在處變上說了非
此章之且說極是最好參
玩

○景行館論云經權總是
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謂
經合乎理之當然之謂權
經者廓然大公之本權者
物來順應之效後世泥經
為死煞道理權則聖人活
變大用神無方而易無体
天下豈有死煞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致衆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
○按稱權衡之捨名鍾博雅云鍾謂之權然則權是稱之鍾也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程子曰權與權衡之

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
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
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
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宋子曰可與共學有
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上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
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安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
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
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以秤權是將道秤去稱量
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
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
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
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權成甚世界○可與
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
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

○中庸注云以時措之而
得其宜也

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
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
推原器物○楊氏曰知為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
以論理也

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安然後可與權

宋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
不得曰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左
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
而不緇而今人有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
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
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左
當小人進用時舜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
蒂時便要丟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
急淺深始得○雲峰胡氏曰程子是專
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

○講述云權是聖人地位。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孔子曰唐棣也華友而後洽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及而後至於人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心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朱子謂先儒誤者指此等說而言。○大學序權謀術數注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術數小道智數也。謂管仲問軟也。

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復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利因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亦音矣雲峰胡氏曰漢氏之說上赴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及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雖妻篇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以手者權也。三權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平與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傳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緣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馬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宋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之以乎。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臺榷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求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箇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及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為益事也。有耶。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可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當事。

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墮其身。以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

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及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叫做權。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左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今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當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

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故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安。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也。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清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則秤鈞，隨物出入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如

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始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又孤寡，託孤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三武三思，卒自惟修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峰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定其所承，盡補其所承，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

○按爾雅云：唐棣，一名棣，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郭璞曰：唐棣似白楊，江東呼扶棣，邢昺曰：舍人云：唐棣名棣。○郭璞曰：棣音移，陸機曰：棣李也。一名唐棣，亦曰車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李丁凡曰：唐棣今自散也。其華先反而後合，故云偏其反。而秦晨風山有棣，取其後合也。○常始合而終離，今欲其後合，故取唐棣為興。○姚承庵曰：此二句自反，詩詞而一點醒，蓋此是說為效，勿若理字。

○或云：人心之為思，無遠弗至，乃詩有云：唐棣之花，灼灼其華，無遠弗至。物之無情者也。尚翻翻，鼓舞若有感而動矣。况我與爾人之有情者，豈無所感動而不思乎？但以室之遠而小能相及耳。

○李云：思是人極緊要處。直故九為辨之不然，孔夫子夾不為一詩翻案而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全在思人之所以可為聖賢，亦在思之。

○眼評云：心于人身最為吃緊，作聖道微都賴于此。如詩人之言，全不知思者也。夫子偶有所觸，故力辨之。非翻詩人之案也。也要知此若婆心所在，方不致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之常。偏音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音史，然則反亦當與翩同音。華與花之搖動也。而助語。

負
○李商隱曰天子祖述堯舜意章文武夢寐周公亦只是一點思而已當作思人說思思思有非思

○講述云未之思二句一說未之思也誠思之則欲仁至何遠之有一說發人未之思耳理果何遠之有武候下說語氣亦緊切

詩言大全

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及則遠字亦叶於園反○在氏曰韻書核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及而據此讀如字亦可九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昔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以爲易則心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爲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慶源輔氏曰

以爲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心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曠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亦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爲思其人以至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異猗猗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張范陽及汪氏俱以為鄉黨一篇門弟子有得於吾無慮乎亦之語故記得詳絕如此

○孟子盡心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約會云宛然猶依然也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吾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

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

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

人做得甚分曉故明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

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

居申申天夫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

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

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

之道如是其高淡也茫然測度懼夫茫而無進

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

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

其高淡者可副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

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

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

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

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

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

○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

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

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問稱君子聖人

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畫之○雲峰胡氏曰

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

况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吳氏程曰入太

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四節記天子衣食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

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

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去入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

辭氣如此宋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

語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

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天凡人總信實則

言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也乎謙卑遜順不以

賢知先入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

實在心而誠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

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蒙引此貌字虛歌釋字

義之法當如此或者於此

認作容貌誤矣以似不能

言及下文便使言來看恂

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

中下節亦然

○李南象曰註訓鄉黨云

父兄宗族父兄謂他姓之

父輩兄弟者以別於宗族

○講述云恂恂二句直說

信實之貌非容貌也似不

能言正狀恂恂蓋父兄宗

族所在則我有子弟之分

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入嘗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

之在朝廷但謹而不放爾莫國曰宗尊也尊奉之故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

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

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

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

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

穆穆魯魯雖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

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粹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蒙引不集語詳問語在

宗廟禮法言在朝廷似可

蓋其宗廟難著極言字在

朝廷難著詳問字

○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天子之容貌言動然絕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

夫子之聖而愈見天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且反聞
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

位而相制上大夫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

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夫曰國小國曰

○蒙引云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為大夫有在其上者亦有在其下者

○後漢儒林傳六十九下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也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于世

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天子仕魯自許氏說文

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禮義而無所屈

聞和悅而誾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誾須有舍

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誾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公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

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更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聞字同道正見和悅而誾意思○北溪

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誾和悅者事長順也誾則不

詭隨矣

○講述云：敬是敬，有戰
驚不寧之意。○與與是自
適，有從容以節之意。凡入
通於驚惶者，多踟躕舍皇，
亂度不免失錯。夫子敬踏，
而又與與，所謂樂而安也。

君在視朝也，與與如也。

跋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兩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

輔氏曰：敬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敬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自適中乎？

忘向君也，亦通。免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聞聞，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敬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

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者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摯必刃反，躡驅若反。

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躡，盤辟貌。音辟，與變同。○盤辟，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摯人乃盤旋曲折之意，主使之接賓，此是儀禮所以接賓者，盡入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躡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

有所謂不廢屏營之至。

○蒙引云：此是方承君命為摯之時，類改常容也。○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與氏通考以為足盤相

似不能行，若此說，盤字明矣，而辟字未暢，太抵牾，是屏辟，不寧之意，洪武正韻，辟亦曰屏也，今之表儀，後

有所謂不廢屏營之至。

○蒙引云：此是方承君命為摯之時，類改常容也。○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與氏通考以為足盤相

似不能行，若此說，盤字明矣，而辟字未暢，太抵牾，是屏辟，不寧之意，洪武正韻，辟亦曰屏也，今之表儀，後

有所謂不廢屏營之至。

○蒙引云：此是方承君命為摯之時，類改常容也。○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與氏通考以為足盤相

似不能行，若此說，盤字明矣，而辟字未暢，太抵牾，是屏辟，不寧之意，洪武正韻，辟亦曰屏也，今之表儀，後

有所謂不廢屏營之至。

○蒙引云：此是方承君命為摯之時，類改常容也。○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與氏通考以為足盤相

似不能行，若此說，盤字明矣，而辟字未暢，太抵牾，是屏辟，不寧之意，洪武正韻，辟亦曰屏也，今之表儀，後

有所謂不廢屏營之至。

變于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禮記 虞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禮亦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

○象引云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只謂吾國之臣僚，賓所使則謂之介。此是賓主方相見之時也。○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心，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當依周禮為詳。○此節重在衣前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此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近日鄉史出揖所與立左右手，作題殊非是。○孔子是時蓋為次擯，若未擯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按集註係擯者看輔慶源條，賓看此與立二字，則集註為愈。

○儀禮圖曰：左其手是揖，未擯而傳主命，不敢內背君也。右其手是揖，士擯而傳命，不敢外背賓也。

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未擯與未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逆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實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采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禮整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為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前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

○哀了凡曰：旧說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命出也。此時賓主皆在門外，立用，不得出入坐。

○蒙引云：此時主已起，賓而入為，攝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盧齋曰：此蓋只是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三百里之地，為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命，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亦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入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甸男諸者四，孤卿士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

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禮如言其衣之前後，禮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曰：凡疾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君敬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紵，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

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矍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氏曰入

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取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干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根除庚闕倪結之間君出入處

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見

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路克各反○

如公衮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根闕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根中門謂根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峰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根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

○存疑乎亦是未入之時常人乘怒嗜而聖人獨不

○蔡虛齋曰依朱子上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說一說是根一說闕故曰謂闕闕闕之闕也闕門左扉君立其中豈不只是扉之中邪在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闕右邊是根豈不謂當根闕之闕也闕門凡兩簡根一簡闕也或者多不之察以為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闕為可矣何謂當

後園之闕小註與太註相合也又與由闕右之說合

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為右入以闈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闈之中但挨闈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莫氏曰按鄉黨所記天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天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大廟無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闈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

謂門屏

音丙之間人君守

反立之處所謂守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衣正履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

○李南黎曰過位時君尚未出視朝故謂虛位君既未出則臣僚東西相過辨論政事見虛位如見君故色勃足躡言似不足上二句在過之時言不足在過之後

○蔡虛齋曰晨古作依○李南黎曰屏晨也○蒙引云門屏之間闈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

○存疑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下文升堂則內朝也

○孟子龍辨兩面而立

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爲屏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屏○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宋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且揖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守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向爾門屏君雖不在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呼吸齊音容

攝攝驅疾反也齊衣下縫也縫音用反通考莫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縫也

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軌反之而傾跌

音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

也朱子曰攝齊者是良謹恐上階時躡者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一牛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攝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

○存疑云下是外朝升堂明內朝也
○白雲許氏曰攝即擊也
○跌徒結切什取也
○禮臣見君拜堂下君命升乃升如燕飲之類卿大夫席皆在堂上諸侯堂高七尺每尺一等升則以手收攝裳下邊適足升也既登堂則釋身而身而行道近君則藏氣息○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手為陽以手為陰實陽則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

○李南黎曰出謂自堂出出降一等而進顏色怡怡者乃深幸其請獻之忠得以自效故不覺喜悅非違尊而舒之謂也
○存疑云出降一等是下堂位是朝班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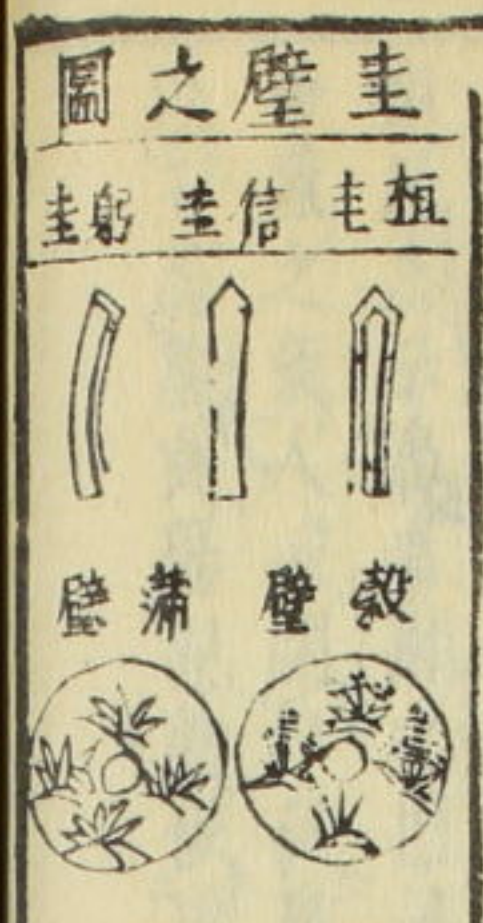
出降一等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

欲復古乃不脩習而執務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齋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頰若少放矣而蹴階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羅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裝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也○兩手握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蒙引云既和而踧踖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敬以敬雖和不可以和勝敬也

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眾人未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此二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峰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周禮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凡圭皆頭皆圓下底皆方天地之象也桓圭之形空其中對峙而立双植曰桓取其強直自立而不撓也公在天子之下侯伯之上以安上為任故圭形如之侯執信圭信伸也其形直

而不肅体直而不曲故兼信伸二義在公之下伯之上取其尊而不崩也伯執躬圭其形曲取鞠躬之義故曰躬圭在公侯之下取其卑而不屈也子執穀璧其形圓刻細穀之形于上取其美大之義也男執蒲璧取安人之義蓋蒲作庸而安人也

○存疑云執圭是通爵之圭見後遂還圭璧是玉帛之圭受而不退○蒙引云是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也○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上上高也○曲禮下云執天子之器則端國若則平衡大夫則緩上則提之鄭玄云衡謂與心平明儒云衡眉宇也○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鄭甫甫曰執天子圭手高於心執諸侯圭手與心平上堂之際身略仰故如拱手於人固平於心而非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踖如有循勝平聲踧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聘執焉居則守之于宮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寶見通信之物只是捧送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鄭甫甫曰執天子圭手高於心執諸侯圭手與心平上堂之際身略仰故如拱手於人固平於心而非

高也下堂之際身略俯故
如授物於人亦平於心而
非卑也上下作上堂下堂
本張子正蒙之說若平於
直下之時一上一下則不
平矣且成柯休態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

甲不過授也問執圭如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

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宋子曰

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

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

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

太商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

矣戰色戰而色懼也虞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

也此加戰字則踴踴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莊而且懼矣前曳踵言行不離去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

○黃會稽發明云看有容
色則色勃時無容色可知
非無容色也容色變其常
如無容色也

享禮有容色

踵足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宋子

曰踴踴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齋亦防傾也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新安陳氏曰記曰

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有容色和也儀禮

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宋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

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

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

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心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

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

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臨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

○存疑云私亦獻其大
臣但此所言指君不指臣

私覲愉愉如也

將其意比聘
時漸紆也

私覲以私禮見形旬反也愉愉則又和矣采子曰互禮

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異却
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
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
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
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
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峰胡氏曰非敬無
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
曰方聘則專於敬○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
既聘則漸而和

國之禮也

○免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
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

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二年適

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攜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儀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

於問人之親記焉得而疑之○雙峰饒氏曰按史記
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
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
朝見攜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緇緇飾

緇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緇深青揚赤色

○吳氏程曰揚赤
色俗謂之帶艷色

○蔡虛齊曰齊自有齊服
之飾自有齊服之飾此謂不
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
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
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莫說

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
變用之

○王觀濤曰齊服所以交
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
齊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當
有別

○黃庭峰云孔子不以緇
與緇二色為常服之領緣
以緇深赤為楊赤色緇絳色
皆不正之色也既不以為
領緣則不以為衣服可知
矣甲說緇是齊服之色然
齊有明衣以布為之乃以
深青楊赤之色為領似不
相稱又云緇是練服之領
蓋練服乃小祥喪服如
何用緇為飾皆所未通不
以緇緇飾陳氏以其色不
正也南軒以別嫌疑也

○蒙引云此本文露出藝
字之意此丈夫服飾之制

側皆反 服也 緇絳色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 程曰絳古

巷反 淡紅色 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 飾領緣 俞緇也

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緇戈緇二反 問緇以飾練服緇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

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
是淡紅色緇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

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甚而練其服以緇為飾○雙
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練緣古

註誤以緇為緇疑當關○新安陳氏曰緇取絹切緇
是淺絳色緇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當緇殊不

相似至於緇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
皆似赤非赤其色不
正故不用為飾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去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朱子曰

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駢五方
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

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
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

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
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緇為

中央之間色 褻服私屬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

可知 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

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

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緇齊服緇練
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
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

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
藝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
絺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
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
色也。赤白爲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

○徐之志之亦二句

衿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步暑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也。體也。

詩所謂蒙彼綌，側救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絺綌之感感者，蒙謂

加絺綌於裏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爾雅，君子借老篇。

○財貨源流云：絺綌皆葛爲之，精曰絺，粗曰綌。
○孔氏云：葛之精者，絺其精而充細，麤者，綌也。
○白雲許氏曰：古之服葛，以爲衣，給以布，亦貴賤之等也。

○記曰：曾子、葛屨，而用子游、楊裘，而用。蔡虛齋曰：初裘者，麤裘在外，能禦寒者，蓋裘於內。如今之短袖皮裘，內皆有衣以套之，而出其末於外。况古人上衣下裳之制，裘固多止於膝間也。

○玉藻云：狐裘黃表以裼之。又云：麤裘以裼之。又云：用則龍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鄒嶧山折衷云：楊取袒裼之義，蓋雖著衣在裏，上而裘之美則露在外也。故曰裼。

○袁了凡曰：著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于裏，上以覆之，然已欲其色之稱，故蓋裘則用緇衣。此雖同，而氏之說猶加明辨，故又載之。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先的裘欲其相稱。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公之貂裘。○覺

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爲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

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

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祖裼，見裘之美，日裼加卒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日裼加卒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

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者者主溫也

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側皆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畧明衣反

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數救足程子曰此

簡漢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

○蓋丁元日寢衣寢時而服也必是齊時記在襲服之後亦非錯簡
○雖一峰曰寢衣命今之被也

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曰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丁身自中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淺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爾詩二

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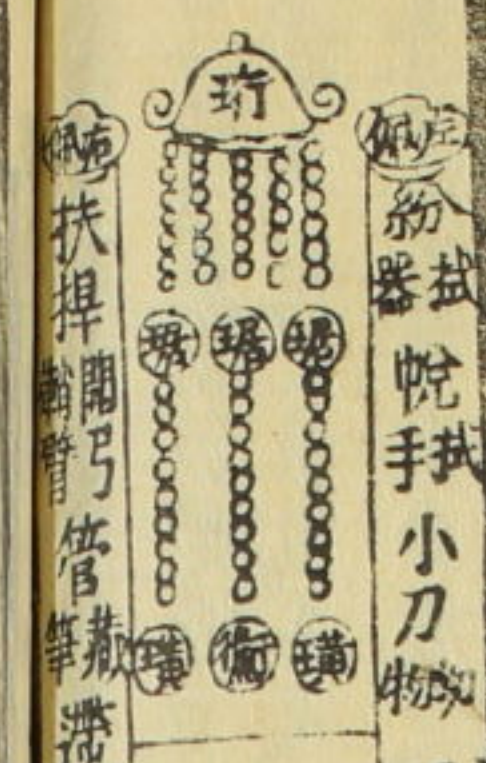
○蒙引曰狐貉之毛最為潔厚用以私居取其適體也狐貉之厚謂裘也此又

○王逸曰行清處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龍能決疑者佩珉故孔

子無所不佩
○鄭嶧山折衷云佩有德
佩所以比德也。有事佩所
以備用也。

○陳澧曰。鐘以祀。以
試。皆中。也。小。力。與
礪石也。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
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
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
德佩異也。

佩之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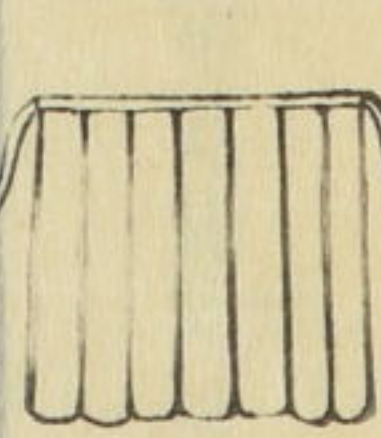


唯裳圖



○釋名云。唯。圍也。廣雅云。
唯。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
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
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
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
類。必有殺縫。

非帷圖



非唯裳必殺之殺去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與腰有襃積而勿

深衣前圖



深衣後圖



事佩圖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身。鴈。礪。之屬。亦皆佩也。
○南軒
曰。異言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
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鴈。礪。之屬。亦所當有事。
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
右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
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步
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
正。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說
小。礪。小。礪。金。燧。右佩玦。擗管。帶。太。礪。木。燧。鴈。貌。如。錐。
以象骨為之。礪。斲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
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
說。物之中也。鴈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
於日。得。謂。拾也。言可以。擗。弦也。管。
筆。強也。帶。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則無襃積而有殺縫矣。
問。襃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
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
知。有。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
之。近。要。者。殺。縫。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有。殺。縫
也。宋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襃。積。即。是。擗。處。耳。其
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
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兩。旁。為。襃。積。即。今。衣。摺。也。○覺峰饒氏曰。要。半。下
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

要之謂。○胡氏曰：襲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襲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襲積而苑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也。○吳氏程曰：襲作腰同音，腰襲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感其腰下而疊也。殺謂上廣下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石山金氏曰：襲者禱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闊，須著襦疊竹筒以求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襲積也。

燕衣冠不以弔

○虛齋曰：蓋喪主素衣，吉王玄服，必變服所以哀死。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素表朝服，玄宗祭服用。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也。○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舌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蘇氏

○夢引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若不致仕，時則無日不朝，不特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李南黎曰：此非往朝君，乃在家設虛位行之，致仕之時人多不設朝，亦未必朝。此見誠敬不怠者之意。

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朱子曰前註君子謂

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
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蓋為臣之恭也○雲
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本
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
不字僅一見焉衣服飲食有定之則故但以必字
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
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居處
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

○士喪禮陳豐事于房中明衣裳用布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屬而不削明衣之長也及足與身無見膚者異矣

○存疑云明衣以潔其體衣食以潔其口懸坐以澄其心

布為之

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

亦有飲不遷坐易常處也

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致

至辭之說○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宜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此下節記孔子謹齊之事務似有倫理當存之

○數引平時飲酒茹葷惟齊則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其居處也又必迂了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與平時同也
○注子人間世篇顏回曰一之食貧唯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
○十八史略五唐肅宗詔玄宗不茹葷注禮句曰辛菜世俗云肉食

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變常以盡敬變食遷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峰胡氏曰鑿通作擊即牛羊與魚各反糖米丁舂春米九斗

之腥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注云膾之為言腓也先薑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性疏云先腓而太鬱切之而後報切之膾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腓少儀音直輒反郊特性註聶本作攝又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

口腹之欲矣

○膾說文細切肉也又肉腥細者為膾犬者為軒見禮記內則篇○火燄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

○臠說文薄切肉也或作剝亦作臠○正勻臠亦作彘肆切也說文膾細切肉

○食實職切米也凡可食之物曰音嗣以食食入也

○桓二年左傳梁食不鑿杜云不精鑿

○儒書以精鑿喻字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糲得四斗為糲得三斗為糲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糲南海之秬

○風土記云精析米七取七八朱子謂精為糲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為糲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糲異矣

○膾說文細切肉也又肉腥細者為膾犬者為軒見禮記內則篇○火燄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

○臠說文薄切肉也或作剝亦作臠○正勻臠亦作彘肆切也說文膾細切肉

○李南來自失節只是生而未熟不必泥註金本生熟

○存疑云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餘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生鮮生熟血言要亦生而不熟耳

○亦雅秋卷食饋謂之饋郭注饋餼臭邪疏饋食臭也一名饋說文饋餼傷熱○自內發於腹之餼自外入如兵之敗○內謂之餼魚謂之餼○餼音文太熟也今作餼

食饘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臭餒

不食不時不食食饋之食音嗣饋於糞反餽烏邁反餽而其反

饋飯傷熱溼也餒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眾物

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餼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辨於市物未成不利

人辨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

○鄭玄曰不辨非朝夕日中時也

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饘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

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短音煎以守為度蓋其質美

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詣獄明帝時楚

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離母遠至

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見母但作饋

食付門卒進續雖見考若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

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

續曰因食餽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入告也使

○活淫野曰割不正割乃

率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

殺不殺牛士無故不殺夫

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

也短以為切肉不方正陋

矣

○袁了凡曰割率割之割

若着不率此之類不應割

而割便是不正恐非指切

肉也

○李甫黎曰割不正不必

專以內言

○陸績在後漢列傳七十

一獨行傳字智初會稽人

也

者問何以知毋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

于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金停主人之舍也續

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

赦與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

濡謂煮之以汁調和也以醬茶包飯殺其惡氣破開

腹實其其中更縱合也濡雞醢醬實其濡魚卵醬實

其濡魚膾芥醬廉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

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饗峰饒氏曰

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

○摘訓云肉雖多所殺肉品之多也。

○蒙引云無量學人不自為量也。

○袁了凡曰無量不致亂所以為難若有量不亂何難之有。

○李雨黎曰不及亂不醉而後能以醉為節非也醉則亂矣。

不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宋子曰

言語之動作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飪便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

食如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宋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

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酒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以為人合權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權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

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

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

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末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亂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決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

○班伯漢元成間為宅襄太守郡中稱為神且入為侍中。

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焉否則起我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明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

○蒙引云凡酒脯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且無傷入之虞也
○聽雨紀談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為推沽之法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沽酒則沽酒似以一宿酒是也
○凡小食全乾者曰脯此肉為所乾者曰脯無滋味之和也施薑桂曰服修脯肆中之脯不辨為何肉恐不潔食則傷人
○醫學入門一生養令人但知為胃藥而不知其能通心肺也心氣通則一身之氣正而邪氣不能容故曰去穢惡通神明後人因孔子不撤而每好食之其實多服少知損心氣故孔子亦不多食
○本草卷八注論語云不撤薑食言可帶噉而但勿過多亦

養生之周也不多食者不食可食者不多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芻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後經宿者亦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棄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

家之祭不芻肉受神惠於公所飲或以及入也家祭

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蒙引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自即分賜不宿肉○出三日不食之矣此節者推夫子之意也
○古人祭而歸肉曰胙胙祥也謂致禴生曰胙煎曰

○說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傳云胙致福肉也

○黃髮時日食諸舍哺時
非禮於食者若是他說我
若還是我述與他說寢不
言也且不與人言也不成
都無人在可我自說
○陸澄論攝講云上句是
正意下句附記之食謂言
哺時非謂於食都不語也
不言雖有人在亦不自發

○蔬食乃乏采以蔬克食
不但無肉耳○說文曰菜
五味和也燒菜肉菜也

○牛春宇曰瓜祭還是用瓜以祭神隨時種新之義且詩經有云中由有戶墮墜有瓜是則是適飲之
皇應會祭壽受天之祚則瓜以祭明矣註作必字悞牛春宇之說亦如此註引陸氏解作必字悞矣
規必齊如也自文原用必字又何用瓜字作必也

○享了凡日每食必祭古礼皆然今方外猶有行此礼者但置之草間私失則求諸野此類是也

○玉藻廟中齊齊每黍懸
親前為切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采子曰食對人寢獨

居故即其居故即其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

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

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

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

人飲食每種上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馬地

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

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誠也采子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

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致至於失節縱

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謝氏曰聖人飲食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益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

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釋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曰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宋。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東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箕坐為居。凡禮坐皆謂

○蒙引。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與。正。席。不。合。
○古。者。坐。席。織。蒲。或。竹。或。葦。為。之。天。子。諸。侯。席。緣。以。文。繡。士。席。無。緣。皆。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為。度。凡。布。席。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太。夫。再。重。群。臣。一。重。坐。四。人。若。五。人。則。長。者。異。席。賓。主。燕。會。則。人。皆。專。席。祭。賓。席。皆。不。屬。饌。陳。席。前。不。于。席。上。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間。可。容。八。謂。之。長。筵。凡。坐。不。中。席。有。憂。者。側。席。有。喪。者。東。席。坐。曰。席。燕。曰。筵。臥。曰。榻。
○講。述。云。此。聖。人。心。存。於。正。雖。小。不。忍。席。非。酒。席。之。席。凡。席。地。而。坐。皆。是。
○存。疑。云。只。是。必。正。席。之。意。葉。氏。以。方。与。事。言。太。深。

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

○講述云斯出二字言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便有行則行止則止之意所以為敬長者。

○陳澧曰珍珍味也。

○按儺作雺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神秋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合鄉人儺以逐疫以達陽氣。

○蔡虛齋曰：鄉人，僻為孔子，僻也。所謂室中，聖人也。孔子以為鄉人為我，我，主人也。可不敬乎。昨階，東階也。主人之位也。又曰：鄉人，非士大夫也。僻，非太祭之倫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

○李南黎曰：孔子，鄉人之僻，而行於其家，必重其事，而朝服，立於階。○周礼，註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詳見後漢志，禮儀志。

○註鄭玄曰：強強鬼也。謂時，僻索室，歐疫，逐強鬼也。陽，或為獻，或為讎。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夫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僻，古人節自此。此理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益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

○註鄭玄曰：強強鬼也。謂時，僻索室，歐疫，逐強鬼也。陽，或為獻，或為讎。

牲云：鄉人，禘，音陽。天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禘。○又，從不從，以逐疫，去難，故讎。○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逐不因而達陽氣也。禘，讎，通稱也。讎，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一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蔡虛齋曰：人，夫子所愛之人也。○講述云：遣使問人，則再拜以送之，蓋敬其所問之人，敬其道達已意，如親見一般，故拜使者，即拜其人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宋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

則當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取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

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

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下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宣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

○昭十九年胡傳古醫不
二世小服其藥夫子之所
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
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
慎其身如此
○王觀濤曰未達是未知
彼之藥有當於吾之病否
○夏九範曰陸杭云豈有
傷人羊叔子固是逆人意
氣然於道理上畢竟欠穩
○述而篇云予之所履疾
戰疾

○雜記下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壹大夫再亦相用之道也

○王龍溪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廐焚不問馬而問人聖人之心向天地矣

○李濟翁資暇集曰傷人乎不問馬韓文公讀不為否言仁者聖人之思聖人豈仁於人而不仁於馬故貴

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詢斯亦曲矣况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祝文已云

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

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

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

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

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

人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

豈不愈於陸氏云乎

○百川學梅李府刊下廐

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

馬注云重人而賤畜也其

下曰不問馬是問弟子歎

重夫子之言或有論者曰

傷人乎不問馬言先問人

後問馬且廐焚退朝問曰

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

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

不問馬唯問人弟子其聖

人推心足以垂範又傷人

乎即是問之之辭

○鄭申甫曰聖人仁民愛

物只有先后耳當於傷人

乎不在二句讀問馬作一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節記天子貴賤之意

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

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庚子

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

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

則直○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許六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

反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

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

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

白不讀作否。

○折明云三必字重。

○孔穎達云饒者食餘之名。

○蒙引無故不殺也。家有祭享及太實乃用之。又曰君之餘餘在君可以賜其臣。在下孫不宜以薦於其先。

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嘗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餒。故不以薦。曲禮曰餒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

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

席矣實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

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峰饒氏曰賜食腥生肉

有親當先以奉親。天子先嘗。喪已孤故也。腥生肉

○袁了凡曰凡食以飯為主。雖有盛饌不得而先之者也。故侍食于君。君祭則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若君未食而已先食。恐无此礼。

○摘訓云侍食是以客礼待之也。祭者客之礼。孔子若祭則以客礼自處矣。嘗食者宰夫之事。子生一飯乃以宰夫自處也。

○蒙引云君一舉之食也。故有祭。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膳時獻夫授祭

飲食必祭。投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王所祭之物。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

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心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

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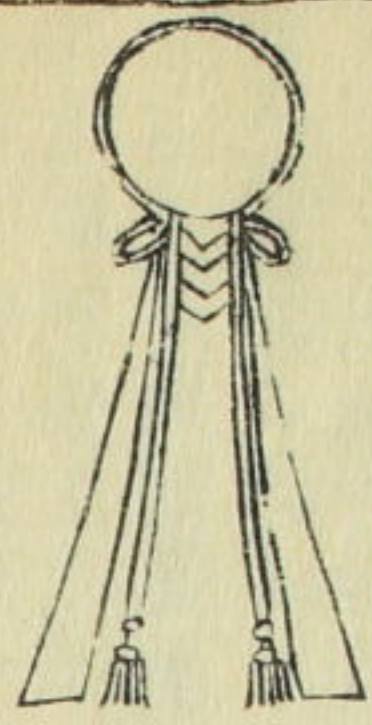
○吳省菴引禮云東首乃常事。只重加朝服拖紳上。○蒙引曰按東首以受生



氣似當西首乃受得生氣
今人所傳攝生謂息之法
但要面東豈其為法不同
矣

○袁丁凡曰。禮接君必主
於昨階。病不能立而東其
首。猶昨階之意。若曰受半
氣。豈獨君視之時。當然耶。

朝紳圖



○王藻曰。天子素帶朱裏
蒼鹿。諸侯素帶終辟。大夫
素帶。士緋帶。率下辟。
君士緋帶。弟子緋帶。并紐
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
長制士三尺。帶有司二尺
有五寸。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冠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恬。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
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冠。不爲過儀。又逐敬而移思心。而更豈有常乎。
○講述云。君命召。即步行以趨。君命已出。而車駕隨之。不敢緩。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步

反衣東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

大帶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曰。衣衾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

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
隨意。因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向。這見得。何
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
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南

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
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

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
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
不能支。方
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
之禮。

之禮。

入太廟無事問

重平出聲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

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
在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

○蒙引。平日於朋友之饋
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
無地者。在於朋友死。無所
歸之時。可至其爲殯也。

○鄒峰山折衷云當王車馬邊看日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
○袁了凡曰君子不以存亡二其心故死無所飯則殯非不得小殯也不以貨財加於禮故非祭肉不拜非視他人之祖考尚於已親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可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於野曰葬於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此

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峰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

○蒙引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必伏可見所謂偃臥似死者非謂覆臥也朱子之言出離騷

寢不尸居不容

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離義所當受不必拜

只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冠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夫天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

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夫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故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

○蒙引狎與妻不同。狎謂
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
也。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
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
潮人廣坐之中也。
○摘訓。下禮和雖。則非
復非。妻者不待言矣。

○潘瓊。楮記室曰。古者率
服有負版。綴於領上。垂放
之方。又有八十。所謂負版
也。於適上者也。鄭氏言負
在肩上。適。辟領也。蓋喪服
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
右有辟領。此。亂不見於世
久矣。翟內翰公巽堂。言論語式負版。非板籍之板。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為證。

○管子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

○鄭玄。註。登。上。也。下。猶。去
也。每歲。更。若。生。去。死。天。府
主。神。廟。之。藏。者。

○尤。西。川。曰。有。盛。饌。必。變
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於
質。饌。饌。盛。則。有。有。傷。於。中
色。變。而。起。立。不。安。也。以
盛。饌。為。禮。禮。果。在。物。乎。

○春秋。穀。梁。傳。曰。陰。陽。相
感。薄。而。為。雷。激。而。為。霆。王
先。曰。雷。者。太。陽。之。激。氣。正。

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
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反。形。句。前篇。南

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類數者。○洪氏曰。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
必以貌。謂素所親此者也。

以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

前漢書。酈食其。晉異基。曰。王者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
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

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啟。司。
冠。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蒙引云。主人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
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

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
作。若不敢當也。怍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存疑云。必變。變其常度。而致敬也。

月陽動始雷五月也盛雷
迅疾也陽衰雷潛盛夏太
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
爭則相被軫校軫則激射
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水
木折中屋屋壞

○袁了凡曰迅雷風烈錯
奉成文猶言言日兮辰良
也

○徐徵弦曰舜烈風雷雨
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
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黃葵峰曰車有二級正
級主者升車所執副級僕
者升車所執常人升可往
往簡率苟且徑登不惟不
正立亦不執綬

○存疑云重在正立不容在執級輔氏謂執級則不忘有事非是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

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

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

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此下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緩挽以上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形句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綬

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內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問

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

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

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

○疏曰為規也車輪一周
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
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
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
六寸為步總為十六步半
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
半也右識知新目錄

○楊云春秋成而麟出魯論備而雉應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飛下得時陳新安說也曰山梁雌雉色斯舉矣云吳臨川亦如此看
○揚云不可與在川言遊實鳥言止一様看季云分明一則禪語若認作實事便是果子○色斯舉矣不
以仕而仕可以速而而翔而後集可以處而處可以久而久也曰山梁見非廟堂也曰雌雉見非帝

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效以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
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爲惑衆也顛不
過載者車載也轉頭不得過載過載
則掩入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
○此一節記孔
子升車之容
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未
禮其見於乘
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蒙引云此理最好比士大夫皆當服膺
弗忘如此等句一唱三歎猶有餘味也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擢子曰色
至悔各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甯軒張氏曰色斯舉
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

也曰子路見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也的是宜聖一部實證正與學而時習之處開應記論語有聖
也讀論語者從來都是瞎子我今指出孔子又活矣快活快然亦孔子知之耳子路不知也○論曰梁
雌雉此是記者隱語以此了鄉黨之案亦恐人如何猜度耳不必使人人知也

○袁了凡曰時哉不是飲
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
得其時也吳爲雉鳴原係
本註引之以爲色本翔集
之詞

○黃葵峰云子路共之非
便得而供具也亦非即欲
共共乃向之耳蓋指顧之
意耳嗶依石經之說○此
董氏說觀于大全

○蒙引愚按依邢氏則關
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
義類爲合但雉鳴爲子路
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
者不符矣○依晁氏則二氏
以共爲共執之義固於上
所謂色斯舉相符但不關
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

也如是則悔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客何從生乎
不知駕何事而發
故以爲有關文也
胡氏曰上不知
爲何人之高下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又居勇反

嗅許
○邢昺字叔明宋朝人亦雅注爾雅
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奉敕校定

邢氏各異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
共九
孔子不食三嗅

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
劉聘君曰

嗅當作臭古闕反
張兩翅也見反
爾雅愚按

也故朱子錄其疑而取邢氏說在前○石經者漢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二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明外故謂之石經

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字黨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

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

鬻新斯反獸之自奮迅動作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煩呻天矯舒展屈折名矯魚曰須魚之鼓動

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

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曾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

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則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

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

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士之見雉如此

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

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

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意

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王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負

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

屑於是也蓋其下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下貫之

論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
 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
 皆向之義。嘆，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嘆為嘆，食
 之嘆，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嘆。此以常情料聖人也。
 夫子平曰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魯厄於陳蔡
 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
 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
 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文安得而
 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
 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嘆而作，當作
 歎字亦篆
 文之誤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終

